

經

武

淵

源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

編外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

虛也。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
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此非孫吳之所及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
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
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
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
司空致地。乃還。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

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孫子曰。死地則戰。又曰。兵士甚

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闕。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

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

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

節短。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

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楮之數。孫子曰。善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既成。以授子木。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滯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滯。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統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

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又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必成大功。

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繇。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送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孫子曰強而避之。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囂於

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

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凡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

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孫子曰。不知諸侯之

謀者不能豫交。又曰。諸侯是以睦於晉。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虛。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蒲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求服。若不
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馬用有
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
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又不
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又曰。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率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

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

六韜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凡車之

死地。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六韜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

為明。以賞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為五陳。以相

躒。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以誘之。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

本待

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

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

其不意。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

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
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
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
可知也。君若驩馬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無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

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於雩婁。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

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犢。又奪

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

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圍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卞。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削師及訾梁而潰。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又曰。攻其無備。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

力。敗不可悔。

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州來在吳。猶在

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

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

東國之兵於召陵。

吳子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

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才。以備不虞。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

年而後用師。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此非孫吳之跡及也。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率。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奕。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襄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

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

于雒。陸渾人弗知。

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

者不能謀。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

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其鹿。周大獲。宣子
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
卜。令曰。魴也。以其屬先死之。

六韜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

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楚師繼之。高大克之。吉。戰于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整之。及

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

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

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

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

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又曰。亂而取之。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六月邠人藉稻。邾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邾人羊

羅攝其首馬。遂入之。盡俘以歸。

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

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

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邾使孫書代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娶婦。及老。託

於紀。邾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或獻諸子占。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

俱起。莫知其道。是謂民紀。子占使師夜緝而

微。我微我無所不用間也。登登者六十人。緝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

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

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

吳子曰。用兵必先審

敵虛實而趨其危。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動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

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長兵。」孫

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畢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彼多兵

矣。請皆用劍。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從之節短。勢如擴弩。節如發機。

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鷲。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犇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

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
射出其閒。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
射之。殪張匈。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仗而擊
之。折軫。又射之。死于讐。請一矢。城曰：余言女
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
子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諾
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貜曰：吾為欒氏矣。
貜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
師。華貜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

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

弗聽。

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孫子曰。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孫子曰。善攻者。以鼓敵。不知其所守。以鼓

子戡鞮歸。使涉佗守之。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

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首不能行軍。又曰。途有所不由。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

損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
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孫子曰。餌兵勿貪。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
使奔許。與蔡頊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奔。楚師大奔。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
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
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孫子

曰。親而離之。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

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

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敵邑之災。君之憂也。敵

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

貪人。荐為敵邑不利。以重君之憂。

孫子曰。夫惟無慮而

易敵者。必禽于人。

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

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孫斗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子而啓之。冬十月甲

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

歸。楚司馬遼越追之不及。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將死。衆曰。請逐伐吳以徼之。遼越曰。再敗

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
乃縊於蘧篋。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
不備。遂滅巢。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拆人之城而非攻也。毀
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及鍾離
故兵不頓而利可舍。此謀攻之法也。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

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愛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特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

失之計。又曰。終敵者怒也。又曰。上下弗聽。郈同欲者勝。然以論君臣之分逆矣。

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通孟懿子。叔孫氏之

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

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

虞。然以伐公徒恃矣。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

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代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馬。若可師
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
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孫子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
攻也。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許之。請納質。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
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

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翰。翰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馮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

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
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
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
吳公子。使居養。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
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
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
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
天將以為靈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
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
播揚焉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昔
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
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

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代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

孫子曰。形

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逸能勞。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始用子胥之謀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

獲楚公子繁。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

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

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

為直。以患為利。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又曰。凡戰者以

正合。以奇勝。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車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孫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又曰。君命有所不受。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繁王曰。困獸
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
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篋。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

濟而擊之。利。吳子曰。既食未設備。可擊。

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

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

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又曰。不用用御導者。不能得地利。而自稷會之。大敗

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遂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戰。孫子曰。設敵者怒也。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孫子

曰。善用兵者。循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
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八俱斃偃
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脛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
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
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

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

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

之何取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孫子

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臣

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故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要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

伐齊師敗之。

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齊侯致糕

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替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

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

之。與之羣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

哭之。親推之三。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邶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

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

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

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軫。唯邴意茲乘軒。齊

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

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孫子曰。能
而示之不能。又曰。利而誘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
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
懼乃還。不敗。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
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
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

作拔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

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子孫

曰。殺敵者怒也。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

叛。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攜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

目。越子因而伐之。

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

勢。又曰。安能動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夫

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

報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攜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
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
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六韜曰。日中必
慧。操刀必割。執

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
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
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華不去。將用斧柯。姬之哀也。日可俟也。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馬。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必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

敗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尉繚
者。氣也。氣實則
者。氣也。氣實則
者。氣也。氣實則
者。氣也。氣實則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狗可也。簡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

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

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尉繚子曰。信在言前。事
在未來。故衆已聚。不虛

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

諫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撲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郟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尉繚子曰。為將忘家。輸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又曰。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縻之。吏詰

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逢。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佗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

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之。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

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彘旗。

於子姚之幕下。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蓄恩不倦，以一

取萬。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

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

「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三畧曰：則下必功。

下歸咎自伐。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

乘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

關曰：吾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

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孫子曰：軍

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雖者，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又曰：近而示之遠。蠻子

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

左師軍于蒐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
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
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
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
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
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事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
聲。大夫諫不聽。孫子曰。夫惟無慮而
易敵者必擒於人。茅成子
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
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師。遂入邾。虜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

得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來帛乘常自
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
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
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
之。吳子從之。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齊人弒
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孫子曰善守
者敵不知其
所攻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六韜曰無
猶豫用兵

之害猶豫最大三
軍之災莫過孤孺於是乎取犂及軋毀高唐

之郕侵及賴而還。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

編外

豫章見羅先生李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

之。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違不適。隣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
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
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
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隣也。
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
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
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
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

武城克之。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曰：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

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

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

乃勝。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

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

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黠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越王勾踐既敗于夫椒。乃說於國人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
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
更。於是塋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
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
然後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
夫差前馬。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於禦
兒。東至于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
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
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

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命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夫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

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舖也。無不歎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
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
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
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
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

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

敗之。

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又曰：善用兵者，

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孫子曰：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

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又曰。善攻者。

者。敵不知其所守。

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

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雉曰。夫危事不齒。雉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虜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

恐若越聞俞章。吾民恐咩。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地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

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

孫子曰。施無法之賞。出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

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闕。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

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

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

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說。以此民也。封於江

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攤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

明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勇

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

子孫

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

壘。乃令董褐請事。

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

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

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

謀曰。吾謂吳王將遠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怠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藪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

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

厚取名而去之。

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

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

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也。

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

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

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

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為可。包胥辭曰。不知

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子孫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多筭勝。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
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
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檐而立。大
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
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
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
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
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孫子曰。政舉之日。
夷闔折符。無通其
使屬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

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命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於是人有致死

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

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孫子曰：授之士

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吾然後能為勝。賂又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

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制之勇也。於是

吳王起師，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

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湏。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湏。吳師聞之

大駭。

孫子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

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知。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

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

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孫子曰。天地孰得。乃止。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

次之。又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晉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

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

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又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

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

又將未可知也。

六韜曰。鷲鳥將擊。卑飛歛翼。猛戰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

動。必有愚色。

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也。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

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

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

可以致天地之殛。

六韜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

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蹊。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全勝不闔。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王姑

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

曰。餽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

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

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

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

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亮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容。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祀。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

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

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故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又曰。君命有所不受。王孫雄曰。子

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諛諛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將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賸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孫子曰。將軍可奪心。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機也。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

虛。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

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

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

之。吳師大亂。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遂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

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

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

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

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

天命不諛。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

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

吳子曰。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於元龜。參之。

天時吉。乃後舉。六韜曰。將者國之輔。使帥師。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孫子也。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焉。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孫子曰。多方以誤之。又曰。其次

伐交。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乃還。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

而反也。及壘而還。

三畧曰。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專。將

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

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

伐罪。足矣。何必卜。

射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

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倖勝也。非攻權也。司

馬法曰。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獲吉。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

知伯親禽顏庚。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

馬繫五色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司馬法曰：祿賞

不厚，則士不勸。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兩

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

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

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

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

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

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

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
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
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
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
敢辟之乎。六韜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
將也。又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
而後戰者也。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終